

走着走着,就不自觉地往回走了,回望、回顾、回盼……甚至如今的所谓根据地写作、故乡写作、童年记忆……我想都是以往回走的一种姿态在发生。同龄人集在一起时,三杯酒下肚,也每每总是想当年,想当初……那份甜蜜,那份伤感,既溢于言表,又恋恋不舍。

有一种现象叫空谷回响:空空的山谷,云淡风清,只要远离尘嚣与喧闹,哪怕轻轻一嗓子,或者轻轻一击掌、一叩山石,像触碰到了山门的门环,响声不绝,不断传送。我在想,难道我们走着走着,身体就成了一尊空谷? 只有回声在自己的天空发出声响,只剩回望了吗?

我的家乡虽非山区,却遍布丘陵丘冈,湖叉堰塘。记得小时候的乡村野寨,傍晚时分,感到天快要黑成一片时,劳作的人们就转身往村庄走,走向那个依稀透着灯火、依稀有三两声犬吠的地方,有人牵着牛,有人扛着犁,驮着稼禾,担着谷物……几乎没有人两手空空。其实,此时,前方仍然透着灰白,西天并非完全无光,路因为天光在变暗,因而与两旁的庄稼以及野花野草暂时性地、反向地明晃晃起来。

这种明晃晃当然是跟那些与天一齐暗下来的庄稼以及野花野草相比较而言。我实在不知为什么庄稼以及野花野草先于路面而成为黑黑一团? 是藏匿在路边,观看我们在没有天光的情况下,那种左右顾盼摸黑前行且有些丑陋的模样吗? 此时,在往村庄走的路上,我总感觉后面有什么东西跟着自己,我走一脚,那东西好像也走一脚,我停下来,那东西好像也停了下来,我猛一回头,又什么也没有,于是毛骨悚然,拼命往前跑,当然在往前跑的同时,仍然禁不住要往回望,看看那东西是不是跟上来了。有一次我因此摔了一大跤,此时,不远处传来村人的询问:“那是谁呀?”“我,摔倒了。”这温暖的一问,顿时让我胆大了起来,虽痛得一瘸一拐,却不再有东西尾随着,反而轻松不少。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 我感觉每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都应该有过此等“遭遇”。现在想来,这个跟着我们走的东西应该就是我们自己,自己踩出来的脚步声,自己踢出去的一颗石子,“反弹”回来击中了自己那颗长着“鬼”的内心。在那个没有车辆等一切噪音的年代,乡村是空旷的,空旷的声音总能清脆地传送几里路程,特别在傍晚,免不了就有了那种空谷回响。这个空谷其实也是我们内心的

我的读书史上,费九牛二虎之力,在乡村我少年时能读到的作家如下:

以鸦片战争前的中国老作家们为多,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作家次之,外国洋作家数量最是有限,高尔基算是其中一个大作家,他还是革命洋作家。我15岁时会背诵《语文》里他的《海燕》,“那是高傲的海燕”。乡村简陋的教室,土墙剥落,背景里有苏联的暴风雨。背诵到这时必须要高举一下手,以便助势。

印象里高尔基的胡子最整齐。有鲁迅一般的造型。

革命作家不止单单会写“高傲的海燕”,少年时我看高尔基三部曲之一的《童年》,一本书翻完了,里面有一个细节牢牢记住,是说他祖

空谷回响

金国泉



草木将息

张成林

摄

空谷,甚至有些空洞,由于时代特别是乡村生活的单调,我们每天晚上都会集会在某个伙伴家,听大人们讲鬼的故事,又怕又想听。久而久之,鬼就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内心埋下了种子,扎下了根,一旦有合适的阳光雨露,就会长出“毛”来,比如傍晚,一个人往回赶的傍晚,鬼就会从内心猛然往外蹿,一棵树、一堆草、一丛灌木均具有了鬼的形态,黑乎乎的恐怖,一声山鸡、一只野兔、一星镜片在稀稀的天光中的反射下都像鬼的声音,鬼的影子、鬼火。特别是乌鸦,一声长鸣,几乎让我们魂不附体。那时,我们村庄是有乌鸦的,有时落在那个充满了祖先坟茔的树林里,黑压压的一大片。大人们说有乌鸦的地方一定有“鬼”。这些“鬼”似乎也总是吓唬我们这些孩子,当然也仅仅是吓唬而已。

记得那时在农村,没有记时的东西,钟表皆为奢侈品,一个庄子也就是一整个屋场都难得一见这些奢侈品的尊容。家家户户只是通过那根细铁丝连起来的广播,广播定时开,定时关,播音员那句“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八点整”的播报,让村民们知道该回家烧饭了、该回家吃饭了。除此之外,就是观测和听力了,

看日出日落,看月缺月圆,听鸡啼鸡叫。当然,也有另外的高人,比如我老婆的奶奶,她虽非出生名门,却是大家闺秀。民国那会儿,大户人家似乎与平民百姓仍然沿袭着封建时代的区别,奶奶她能通过观看猫的眼睛来知道时间,依稀记得她曾告诉过我:子午一条线,辰戌丑未一块片……也就是说猫的眼睛一旦眯成了一条线,那就是子时或午时了,而辰戌丑未之时,猫的眼睛就是一个整体了(一块片系家乡方言,本义是一块破布)。在奶奶传递给我这一难得的独家知识之前,我根本没听说过猫的眼睛居然能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还未证实过,但却坚信这是真的。我的记忆中,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责任田刚刚开始时,村民回家吃饭,一是看看太阳的高度,二就是等着家人喊。一声“回家吃饭了”的呼唤,原汁原味,没有任何阻隔,能让整个田野山冈听得真切,充满着饭菜的香辣。晴朗的天气,甚至能传送到湖的对岸去,因为我们时时能听见湖的对岸传来的呼唤。我常常想那些山歌或者民歌为什么基本属高音,估计都是喊出来的,真真切切

都是有血有肉的生活。

想象那时的田野山丘、湖叉地头,一片原始而空灵:“喊”成了一种彼此传递传送信息的生产生活方式。即便是在池塘边上打个水漂,我们都能大致知道水漂能漂到水面什么地方沉下去,就像喊出去的那声回响,它会在哪个田头准确落入那个被喊之人的耳朵里。现在,即便是站在对面大喊大叫,声音也会被莫名的车辆呼啸地带走。有时打电话没听到,发微信,忙着没看到。到处是低头一族,只远“交”,不近“攻”,生活理性到,除了理性地对待一切之外,什么也没有,什么都在排斥性地算清账目,然后,账本往旁边一扔,没有任何回声回响。

在家乡,不仅村民之间的表达、亲朋之间的交流用“喊”这种方式,似乎还有与灵魂之间的交流也是通过“喊”,类似于隔空喊话,叫“喊魂”。喊魂其实在我家乡真正是叫嗽吓(音he),意思是将被吓飞了的魂魄喊回来。嗽吓虽有些迷信色彩,却不能不说它是一种沉淀了千年的厚重的地域文化,是孩子母亲对孩子们表达至爱的一种心灵交流方式,几乎达到了方方面面、边边拐拐。平时像我等乡野孩子被“鬼”或者其它什么吓着了,魂吓飞了,亲娘则可以把它喊回来——传说亲娘喊千里。“魂”迷路在千里之外,娘亲的喊声它听得真切,立马会随着娘的呼声返回家乡,重新附在每个孩子的身上。

除了平日里偶尔喊喊之外,农历七月半是嗽吓的固定日子。傍晚时分,家家户户,娘亲站在离家门口百步左右,孩子跟在后面,娘喊一声,后面孩子便应一声,边走边喊,边走边应。那种虔诚,那种真诚执着,现代人可能品不出个中味道,只感觉好玩、好笑。现在回想起来,那才真正是一道美丽的田园式童话,浪漫而诗意。母亲从大哥喊起,一直喊到我,喊出了生活的点点滴滴与艰辛苦痛。此时的母亲个个都如数家珍,孩子们的一朝一夕一举一动全然映照在她们的喊话中:老二,你在湖里拉猪菜,莫吓!快回家!老三,你挑稻被那个屋场的恶狗吓着了,莫吓!快回家!老大,你把弟妹们一起带回家!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深情而又动听。唯独没喊的或是忘记喊的则是她们自己。娘亲们总是在这样的時候忘了自己。

她们的内心何尝不是一尊空谷? 只有孩子们生活在其中,并不断发出回声,响彻故乡的天空。

家就经常数米而食,粮食里的虫子南方叫米象,北中原叫麦牛(牛音读ou)。

麦子大米在夏天易生虫,冬天不生。面对生虫的粮食我姥姥舍不得扔掉,找一个好天气,把米摊在阳光下,好合好散,让它们一一爬走,最后也有顽固的虫子赖着不走,讲条件。她会用箩筛一下。

面对一张打满褶皱布满雨点的旧纸,唯一的办法是要耐心抚平。生活里我们还要继续来吃米,吃麦。过那些爬满虫子的日子,以及然后需要一一捡走再过赶走后的平常日子。

尽管中国南北对这些小虫子的两种称呼不同。一个叫象,一个叫牛。它们都不是高傲的海燕。

查茶和数米

冯杰

父祖母如何的吝啬:

平时他们喝茶时候,茶叶是要查数的,一一数着来喝。一五一十的来喝。

现在细想一下,在不产茶叶的俄罗斯,他们喝的茶是从东方中国运来。茶叶们一片片坐在马背上摇摇晃晃,缓缓而来。造成这样数茶方式一点也不为过。草木提神,外国人一直好奇。当我年纪增长后,

我才知道数茶是一种简朴美德。高尔基完全是以孙子之心度爷爷之腹。

我家从来不一一数茶来喝,但是我家一直数米来吃。

我姥爷说,以往的文人,把过日子艰难就称为“数米而食”。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那是他家还储存有五斗米。不折? 饿也得饿跟你!

不比过去,即使现在也是。我